

《白傅遣姬》（一名：《报恩记》；一名：《骆马杨枝》）

主要角色

白居易：外

樊素：贴旦

情节

先是香山（即白乐天）有两美姬，曰樊素，曰小蛮，颇得眷宠。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故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誉。樊素先在曲中时，本以善唱杨枝词得名，因此外间又唤她作杨枝。香山既罢官，即欲遣二姬，任自择人。小蛮已如命，樊素依恋不忍去。至是，香山以年老患风痺，念樊素尚在芳年，何忍敛弯囚凤，误彼青春。至贻一树梨花压海棠之诮，因再婉辞调令去。又将昔年裴令公所赠名马一匹，名曰骆马，亦拟变卖。诮樊素既嚶嚶啜泣，愿终身不变节。而骆马亦长嘶悲鸣，状若不忍背离其故主者。香山见之，不觉惻然，遂令骆马、杨枝仍并留之。

注释

唐朝白乐天，与元微之齐名，生平多风流韵事。如浔阳江头送客遇妓，听了他一曲琵琶及一席情话，竟至掉泪掉个不住，把一件青袍渍得笼通湿，从此便传为千古美谈。现在《遣姬》一剧，也是他晚年对于妇女解放上的一桩轶事。

本名《罢相遣姬》，大错以乐天未尝入相，故改为“白傅”云。

此段故事，从前只有传本。近人从传奇脱胎，改编皮黄脚本，于是始有此戏。

根据《戏考》第三十二册整理

【第一场】

（樊素上。）

樊素	（引子）	学唱杨枝，习丝竹，喜咏歌词。
	（念）	咏絮看春柳，新歌踏竹枝。飘零无限恨，应有落花知。
	（白）	奴家，樊素。昔本上厅行首，今为白府侍儿。自幼善唱杨枝词，因此人人都唤奴作杨枝。昔蒙元微之、刘梦得两位名士，题诗所赠，遂得名播洛中，好不侥幸。这且不言。只因吾家太傅，这几日不知为了何事，常常烦闷，每日独宿花园。奴家也曾劝慰于他，奈仍然是长吁短叹。今日奴梳妆已毕，不免去到花园，慰问一番便了。
	（西皮慢板）	春三月艳阳天花飞片片， 似这等斗芳菲紫嫣红嫣。 栏杆内芍药花朵朵争艳， 有蝴蝶逐队儿上下蹁跹。
	（白）	来此花园，待我在此休息休息。
	（樊素坐。）	
樊素	（白）	咳，想我家太傅，致仕归家，名园居住。每日赋诗饮酒，品竹调丝，岂不悠游快乐。为何只是镇日愁烦，双眉不展。想我樊素，自入府以来，已有十年之久，蒙太傅十分眷爱，若不能猜破他的心事，与他除却愁烦，岂不辜负了他一番恩意？只是这个闷葫芦，叫我何处猜起呀！
	（西皮二六板）	有太傅每日里诗歌消遣， 为什么愁眉皱这等忧烦。 莫不是为良朋风流云散？ 莫不是为国家心内熬煎？ 莫不是为春残心中贪恋？ 莫不是为奴家减了红颜？ 闷奄奄转过了茶藤小院，
	（西皮摇板）	见太傅却叫我怎样开言？

(樊素下。)

【第二场】

(白居易上。)

白居易 (二黄慢板)

叹人生在世间如霜如电，
有富贵和贫穷皆如是观。
想当年好风流清肠缱绻，
到如今鬓发白兴趣萧然。
好一似那春蚕丝已将断，
衰朽年病身躯能活几年！

(白)

老夫白居易，表字乐天，太原人氏，唐室驾前为臣。初为翰苑词臣，历官太子太傅，沉浮宦海，四十余年。老夫今年已六十八岁，春蚕已老，蜡炬将灰。是吾致仕归里，虽然悠游自得，诗酒娱情倒也快乐。只奈近年，又患风痺之症，更觉老态龙钟。想吾的爱姬樊素，正在芳年，虽则两情眷爱，朝暮难离，倘若老夫一朝不测，岂不耽误了她的青春？仔细思量，倒不如开笼放鸟，使她另择佳偶，倒是一桩好事。还有裴令公，赠吾那一骑骆马，代步多年，留它何用。倒不如将它卖去，以省刍秣之资，岂不是好？正是：

(念)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

(院子捧茶上。)

院子 (白)

请老爷用茶。

白居易 (白)

院子。

院子 (白)

有。

白居易 (白)

去至后堂，将素姬唤来见我。

院子 (白)

遵命。

白居易 (白)

转来。再到厩中，将骆马牵来。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转身望上场门。)

院子 (白)

看素娘已分花拂柳而来。待我唤她一声。

吓，素娘，老爷叫你到书房讲话。

樊素 (内白)

来了。

院子 (白)

待吾到槽头牵马去者。

(院子下。樊素上。)

樊素 (二黄摇板)

听说是老太傅将奴呼唤，
急忙间移莲步去问根源。

(白)

老爷万福。

白居易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樊素 (白)

告坐。请问老爷，今日身体可好？

白居易 (白)

咳！吾乃老病之身，还讲些什么好与不好？也不过是待死而已。吓素姬，你自入府以来，随侍老夫，有几年了？

樊素 (白)

将次十年了。

白居易 (白)

看老夫日来心烦意乱，你乃是聪明伶俐之人，可晓得老夫的心事？

樊素 (白)

奴见老爷这几日常常愁闷，正在狐疑。不知老爷，到底有何心事。妾身愚蠢，实难猜透。望老爷说个明白。

白居易 (白)

咳，素姬呀！

(二黄摇板)

叹人生在世上如同梦幻，
哪有这百年间不散的华筵。

我有心放了你且回乡转，
寻一个美满姻缘过上几年，暖暖暖，过上几年。

樊素 (白)

老爷此话，从何说起？

白居易 (白)

想老夫衰病残年，不能久于尘世。念你正在芳年，随同老夫，岂不耽误了你的终身。吾意欲放你归去，另配良缘，也不枉你跟随老夫一场。

樊素 (白)

老爷说哪里话来。想妾身自奉巾栉，并无过犯。仰蒙老爷，十分宠爱，正在无

恩可报。况堂堂尚书之府，难道说就容不得妾身一人？嗳呀老爷呀，我樊素生是白府人，死是白府鬼。就是粉身碎骨，理所当然。若叫妾身另行改嫁，是断断不能从命的呀，吓吓！

(樊素跪哭。)

白居易 (白) 素姬！
樊素 (白) 老爷！
白居易 (白) 嗳，樊素吓！
(二黄导板) 劝爱姬休得要泪流满面，
(白) 樊素！
樊素 (白) 老爷！
白居易 (白) 爱姬！
樊素 (白) 主君！
白居易 (白) 我那多情的素姬呀！
(回龙) 叫一声多情姬细听我言：
(二黄原板) 非是我把恩情一旦割断，
怕的是耽误你美貌芳年。
没奈何只得做分飞之燕，
出府去寻良匹另配良缘。
有老夫黄泉路看堪不远，
好一似沾泥絮莫再纠缠。

(院子牵马上。)

院子 (念) 纵出黄金价，难求千里驹。
(白) 待我将马拴在栏杆之外。
启老爷：骆马牵到。
白居易 (白) 素姬，随老夫同去看来。
樊素 (白) 妾身遵命。
白居易 (白) 你看此马，赭流朱汗，竹耳霜蹄，锡鸾腾跃于康庄，房驷昭回于云汉。但是你口齿未老，吾的筋力已衰。世间自有阴阳，哪怕不得识主。今日老夫，致仕归田，无力养豢于你，要将你卖于他人，你好好另事新主去罢！

(马悲鸣连三。)

樊素 (白) 吓，老爷，你看着骆马蒙你乘骑多年，今日你要将它变卖，它竟不住悲鸣，深深恋主，不忍舍去之意。马尚如此，人岂无情？想我樊素，服侍老爷一场，蒙你十分眷爱，难道我反倒不如那牲畜么？事已至此，我实对老爷说了罢！老爷在一日，妾身便服侍你一日；老爷倘有不测，妾身一死，相从地下。耿耿此心，天日可鉴。咳，老爷呀！

(胡琴多罗起顶板。)

樊素 (二黄原板) 说什么人在世如同梦幻，
说什么耽误了美貌芳年。
妾心愿纵然到海枯石烂，
侍巾栉同衾枕永不变迁。
院子 (白) 吓，老爷，看这骆马同素娘，都是相依数载，同受恩养。今日恋恋，皆有不忍舍去之心。又听素娘一片言语，情词恳切，叫老奴也肝肠痛断，心似箭攒。望求老爷开恩，仍将素娘同骆马留下了罢！

(院子哭。马鸣。樊素哭。)

白居易 (白) 呵！
(二黄摇板) 白乐天我本是慈心一片，
怕的是辜负了良马、红颜。
又谁知马悲鸣爱姬留恋，
此时间反叫我意惹情牵。
(白) 也罢，既然如此，也就罢了。
(念) 骆马且莫嘶，素姬也免悲。汝等不我弃，彼此仍相依。
(白) 家院，将马仍旧牵至后槽，要多加草料。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牵马下。)

白居易 (白) 想老夫只为此事，踌躇多日。不料今日，竟将满腹的愁烦，竟自到冰消雪化了。

樊素 (白) 老爷既然免却了愁烦，待妾身捧卮进酒，与老爷解闷。

白居易 (白) 好。老夫生受你几杯。

家院，看酒！

(院子捧酒，樊素接，斟三杯。笛吹柳叶锦牌。白居易连饮三杯。)

白居易 (白) 素姬，你把那杨柳枝词，与老夫歌上一曲。

樊素 (白) 妾身遵命。

(吹笛。)

樊素 (唱) 一树春风万万枝，
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东角荒园里，
尽日无人属阿谁。

(白居易笑。)

白居易 (二黄摇板) 清歌流丽如莺啭，
不愧玉润与珠圆。
满目愁云霎时散，
打起精神且寻欢。

樊素 (白) 自今以后，老夫倒愿……

樊素 (白) 老爷你愿什么？

白居易 (白) 我与你——

(念)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相爱相偎永不离。

樊素 (白) 好一个相爱相偎永不离。

(白居易、樊素同笑。)

樊素 (白) 老爷，今日园中芍药盛开，何不前去赏玩？

白居易 (白) 老夫正要前去赏玩。素姬，随老夫来呀。哈哈哈哈哈！

(白居易、樊素同挽手下。)

(完)